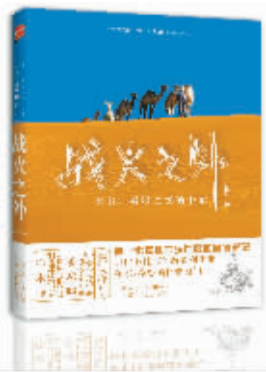




神奇的“飞毯”



吕可丁 著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幼时读过《一千零一夜》，又有多少人的梦中出现过阿拉伯魔毯和神灯呢？相信很多人都从天方夜谭的神话里汲取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印象——神秘、魔幻。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马上联想到阿拉伯，那一定就是阿拉伯飞毯。遗憾的是神话永远是神话，飞毯永远也只能驰骋在童话和电影的世界里，可是没想到来到利比亚工作后，我却被“飞毯”吓了一跳！

初到利比亚那天，恰好是“主麻日”（穆斯林的周末）。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发现窗外的浓雾中若隐若现有花花绿绿的色彩，仔细一看竟然是悬在半空中的“飞毯”，远远地从小巷纵深处过来，如万国旗一般招摇。

恍惚间我回到了那个天方夜谭的世界——阿里巴巴、四十大盗、阿拉丁神灯、辛巴达等等一下涌出。只可惜我的美梦并没有延续多久，浓雾很快淡去，眼前的建筑物渐渐呈现出来。我这才发现所谓的“飞毯”不过是当地人晾晒在露台上的地毯而已。因为浓雾的原因，土黄色的建筑都隐藏在视线里，倒是这花花绿绿的地毯，看上去像是飘在半空中的“飞毯”一般。

后来我走访过几个阿

拉伯朋友的家才知道，原来地毯还可以这么“浪费”。除了厨房、阳台，几乎所有的房间都要铺设地毯，只是种类不同、样式各异而已：客厅和楼梯要铺设暗红色的地毯，卧室要铺设镶嵌花纹的花毯，办公室的书桌下要铺设一块椭圆形的羊毛毯，院子的大门前还要铺设长方形的条纹毯，就连卫生间和浴室，也要铺设专门的塑料毯，坐便器前还要铺设一小块毛毯，这还没算挂在客厅墙上的装饰挂毯和用于每天五次祷告的礼拜毯……

尤其要提到的是在举办各种庆典时要用的毯子，阿拉伯人习惯租用帐篷举办晚会，这时候地毯就派上用场了。不仅整个帐篷里要铺满地毯，帐篷外也要铺设一条迎宾的长毯，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主人家的地位和对客人的尊重。铺设如此多的地毯，难怪利比亚人家家门前都放着成堆的鞋子。进门先脱鞋，已经是当地最基本的礼仪，当地人一年四季都穿拖鞋，除了气候温和以外，我想地毯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地毯这么多，清洗就成了问题，专门清洗地毯的店面也应运而生。这些小店大多由突尼斯人开办，每到周五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就会有突尼斯的妇女挨家挨户敲门询问生意，据说还相当受欢迎。当然，除了雇人清洗外，也可以自己清洗。好在阿拉伯妇女大多在家做全职主妇。

关于阿拉伯人为什么如此喜爱地毯，可谓众说纷纭。从实用的角度上讲，铺设地毯的地面寒气少、暖和，方便活动，也方便穆斯林每天五次的礼拜。

千百年来，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中保留着游牧生活的影子。两千年前的阿拉伯人逐水草而居，移动的房屋就是帐篷和地毯，既方便携带又能减少装运的空间。这一点从阿拉伯语本身也可以看出，比如家具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是“铺开”的意思，餐桌一词则是“席子”的变体。

时隔千年，尽管阿拉伯人的生活已经步入现代化，但游牧民族的情结依然保留了下来。地毯作为游牧民族的象征，也成了阿拉伯民族的标志。

2006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亚运会上，阿拉伯人就是以一条巨型飞毯拉下了闭幕式的帷幕。如今“飞毯”已经飞翔在一个新世纪的天空，它上面乘坐的长袍翩翩、手持水烟的阿拉伯男子，也许已经是西装革履了。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高瑞洋 著



陈独秀的广州之行，不仅促成了广州支部的建立，也影响了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从上海赴广州是乘船前往的，在轮船短暂留港时，“视学员”林昌焯、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和小学老师李义宝，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登船求见，请教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正尽心竭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播的陈独秀，自然乐意为这些进步青年释疑解惑。他对三个香港青年所讲的话，直接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于是就有了后来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

陈独秀赴粤之前，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直接决定了《新青年》今后的政治定位。事情是这样的，在决定赴粤任职以后，陈独秀交代工作和党务问题时，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将《新青年》交给了陈道望。虽然《新青年》编辑部已经迁往上海，但是胡适等人依旧担任着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的角色。在处理好这些事情以后，陈独秀给北京的胡适和高一涵打招呼，告知了对《新青年》的人事安排，这引起了胡适的不满。

早在五四运动后期，胡适就《新青年》的政治走向问题和李大钊有过论战，提出“要问题不要主义”。因为最近几期的《新青年》上刊登了陈道望翻译的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他终于看不下去了，立刻给陈独秀回信，提出要把《新青年》编辑部搬回北京，还随即致函李大钊和鲁迅，提出：“《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

胡适之所以对陈道望极其反感，是因为陈道望接手以后，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了进去，而且明确地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对于一贯坚持“要问题不要主义”的胡适，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他“拯救”《新青年》的努力没有成功，愤慨之下，毅然选择和《新青年》分道扬镳。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包括海外的两个支部，中国已经有了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唯一没有派代表参加“一共”的是巴黎支部。它的成立时间和广州支部差不多，创建人是张申府。与国内其他支

部成立大都只受到“南陈北李”中一人的影响不同，巴黎支部的成立，是“南陈北李”共同努力的结晶。

张申府赴法的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就关于在法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建立组织的事情委托过张申府。1921年春，张申府到了法国后，第一个发展的党员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刘清扬。

此后，他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与当初的毛泽东一样，周恩来赴法也是受法华教育会的影响。他于1920年11月7日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去了法国。11月27日，刘清扬也到达法国，而巧合的是，她和张申府坐了同一条船，这也是她先于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的原因。

周恩来与刘清扬、张申府的结识，源于1920年8月16日发生在北京陶然亭的一场座谈会。当时北京一共有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4个团体代表参加。李大钊和张申府作为当时北大著名的教授和讲师，同时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亲历了这场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们的讲话给周恩来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色系列小说连载——建党伟业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